

# 墾圃記

楊逵

## 導讀

楊逵一生坎坷，但他意志堅強，從不向命運低頭，他的文集名為「壓不扁的玫瑰花」，正是他一生實踐的寫照。一九四九年被捕入獄，在綠島囚禁十二年，出獄後，身無長物，向親友借貸五千元，將台中市近郊的一塊荒地買下，開墾闢建為花園，名為「東海農場」。〈墾圃記〉記述了開墾農場的經過，表達了一種專志改造環境的堅強的意志。

這篇〈墾圃記〉寫的是開墾花園的辛苦，像借貸付利息，挑水澆花，撿石頭等等。照顧一座花園，其實可以比擬做創作一篇好作品。文末寫一位編輯來訪，問作者有沒有寫詩。楊逵答以有寫，只是用鐵鍬在大地上寫詩。楊逵正是這種大地的詩人，生活中的詩人，他一生藉著筆耕為臺灣前景的改造付出努力。

## 本文

臺北近郊有陽明山，彰化近郊有八卦山，高雄近郊有壽山；距都市區很近，交通方便，眺望甚佳，是郊遊散步的好地方。

我喜歡這些地方。也住過一段時間。

很早我就看中了臺中近郊的大度山，夢想在這地方依照自己的設計開設農園，種些花木水果，過著逍遙自在的田園生活。

就是這個夢想，促使我在東海大學前買了這一塊不毛之地。

有人問我為什麼要買這不毛之地。

理由很簡單：「有毛」之地太貴，買不起。

買了之後，飽受孩子們的反對與朋友的責罵，說我這個幻想家自討苦吃。

孩子各有所好，對此荒地沒有信心，自然不能合作；又沒有錢雇工幫忙，借錢買地的利息每月要付，實在是注定有苦頭吃的了。

在這進退兩難的時候，我決心苦幹下去。

可是，為了借錢而低頭，為了繳利息而奔波，卻不是我之所願。

幸虧老妻能容忍，一直替我分擔了這些苦差使。

我掛起了個小小招牌：「東海農園」。又蓋了一所小小的山房，以避風雨。

用最原始的農具，一坪一坪的把荒地開闢，再一坪一坪的種下了花木蔬菜。

澆水要到好遠的水圳挑，停了時沒水澆，欠水時水利會員不讓你挑。

晚上揀石頭，一擔擔挑開都要做到深夜。照明工具是最原始的「壁虎」煤油燈，小小的風都會給吹熄，便在黑暗中摸索。

當「東海農園」在這滿是石頭的荒山上開創之時，連附近的農民都笑我們是大傻瓜。

但事實證明，只要設計得法而有恆心，荒蕪之地都可以變成美好的花園。

現在，這人人看不起的將近三千坪的不毛之地已經開墾出來，種滿了幾百種花木，一年四季都有花開。水電灌溉設備也做得差不多了。

參觀的人漸漸多起來了。

有人說，這裡好像是公園。

我也樂意把它稱為「東海公園」，自娛娛人。我更充滿了信心，想加速把這小小的私立公園充實起來，變成為郊遊的好地方，免費讓大家遊覽。

我這個幻想家的幻想愈來愈大了。

我看到豪華的高樓與宏大的工廠天天在建設，也看了髒亂的地方正在增多。

要是沒有在這些建築物之間配合花木，使環境清潔幽雅，那就等於畫

龍沒有點睛。如果大家也願意幻想，我們樂意為大家設計、施工、以實質把「東海公園」的好幾百種珍花異木推廣到每一個角落，使整個城市公園化。

六年多來的經驗，使我們有把握在破磚亂石之上種花，把髒亂的地方變成美好的花園。在屋前屋後、屋頂上或者窗口的小小地方種種花木，擺設幾個盆景，實在是最好的點綴。

我們高興做大家共同的園丁與庭園顧問，認真為大家服務，為大家解決灌水、施肥、修剪以及防治病蟲害等管理上的一切問題。

最近有一位編輯來遊，問我近來有沒有寫詩。我笑著說：「在寫，天天在寫。不過，現在用的不是紙筆，是用鐵鍬寫在大地上。你現在所看到的，難道不美嗎？」

他承認了我的說法之後說：「是的，這是一片美好的詩詞，是你不凡的創作。尤其你這六年多來的奮鬥，更是一部感人的故事。不過，能夠到這裡來參觀而聽你講這故事的，終究有限。用筆寫的東西，傳播力更大、更廣、更久遠的，這事實你能否認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不否認。」

就這樣，我把這枝禿筆找出來了。

## —品味時間—

- 1 何謂「田園文學」？〈墾圃記〉是否可稱為田園文學？
- 2 試從古代田園詩人如陶淵明、孟浩然等人的作品，與現代田園文學作品，比較古今田園的同異變化。